

入选美国中小学课本 入选“美国文学”系列邮票
荣获欧·亨利文学奖、兰登书屋终身畅销奖



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只莽撞的小鹿

一岁的小鹿

[美] 玛·金·罗琳斯◎著

穆紫◎译

69年来激励5.5亿美国人 133个国家翻译出版

蝉联全美畅销书排行榜冠军长达140周

同名电影获第十九届奥斯卡最佳摄影奖、最佳艺术指导奖，获美国电影全球奖
这不仅是一部经典儿童文学作品，更是一部探讨人与自然的成人文学佳作。



一岁的小鹿

[美] 玛·金·罗琳斯 著
穆紫 译

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一岁的小鹿/(美)罗琳斯(Rawlins,M.K.)著;穆紫译. —长春: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, 2011.4
ISBN 978-7-5385-5430-4

I. ①一… II. ①罗… ②穆… III. ①儿童文学—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8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032468号

一岁的小鹿

著 者:[美]玛·金·罗琳斯

译 者:穆 紫

选题策划:常青藤

选题监制:韩捷音

责任编辑:陈英灵

特约监制:李 娟

封面设计:弘文馆·柴 华

出版发行: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
地 址: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

电 话:0431-85640624

印 刷:北京金威达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640×910毫米 1/16

印 张:22.5

字 数:450千字

版 次:2011年4月第1版

2011年4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978-7-5385-5430-4

定 价:29.80元

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目录

CONTENTS

小水车 · 1

父亲的理解 · 13

老脚趾 · 17

失误 · 23

老友相见 · 38

美餐一顿 · 45

聪明绝顶 · 49

意外收获 · 60

神奇的大凹穴 · 65

一条大鲈鱼 · 73

狩鹿之行 · 83

帮助 · 103

伤病 · 113

偶遇响尾蛇 · 119

我是小鹿 · 136

猎狐行动 · 152



特殊来客 · 163

怀念过去 · 180

强烈暴风雨 · 185

森林追踪 · 200

发现瘟疫 · 219

储粮准备 · 224

狼群来袭 · 231

狩猎的收获 · 240

圣诞节前夕 · 256

追捕老脚趾 · 269

送别婆婆一家 · 299

储备过冬 · 302

小旗闯祸 · 307

春耕 · 312

独立耕种 · 318

再见，小旗 · 326

巴特长大了 · 332



小水车



这一天的狂欢，在他的心灵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。因此，他以后的日子，每逢四月，大地一片嫩绿，春雨的香味还没有散去的时候，沉睡的往事就会突然苏醒，令他心灵悸动。一件记忆模糊的儿时小事，都会引发他的思乡之情。

巴特站在外面，看着自家茅屋上升起的蓝色炊烟，越往上颜色越淡，最后成了灰色。望着这些炊烟，巴特若有所思。妈妈正在收拾餐具，今天是周五，按照惯例，妈妈会在午饭后对家里进行一次大扫除，她会用荞麦草扎成的笤帚扫地，倘若她高兴，还会用玉米壳做成的刷子刷地板。若真如此，巴特就走运了，因为妈妈刷地板时就会忽略他，他就有大把的时间出去玩了。等妈妈想起他时，他大概早已跑到银谷了。巴特扶了扶肩上的锄头，开心地幻想着。

如果没有那么多成列的嫩玉米杆的话，除草可以算得上是一件令人愉悦的事。可现在，巴特的心思并不在除草上。他发现蜜蜂成群结队，向着门前那棵开满淡紫色花的楝树飞去。它们的眼中只有那种花，似乎忘了三月里盛开的茉莉花和即将在五月盛开的月桂花与木兰花。巴特看着这些蜜蜂，忽然想起，跟着蜂群，或许可以找到蜂巢，那里一定贮满了琥珀色的香甜的蜂蜜。过冬的糖浆早已吃完，冻果也将啖尽，现在若能寻到一株藏着蜂蜜的树，那可比在这儿除草做的贡献大得多，因为那正是家中目前所需要的。这个念头一产生，就在巴特的心里挥之不去。野蜂做窝的树一般离小溪不远，他认为此刻他必

须穿过垦地和松林一直跑到小溪边，至于除草，明日再做也不迟。

他把锄头放好，沿着玉米地往前走，直到看不见自家的小屋为止。他走到围栏边，双手一撑，纵身越过了围栏。紧接着，他看到有两只狗狂吠着向他跑过来。他知道，那是哈巴狗汉多姆和新来的杂种狗斯坦索姆，它们一定是看到他跳跃围栅的身影，这才一起向他跑来。汉多姆叫声低沉，小杂种狗的叫声又尖又细。等它们跑近认出是巴特后，立刻冲着他摇起了尾巴。巴特不喜欢这两个家伙，他觉得这两只狗除了追赶、捕捉和咬死猎物之外，再没有别的长处了。相比之下，他更喜欢老猎狗萨菲隆，今天它跟着爸爸的运货车去葛拉汉姆斯维尔了。在巴特看来，萨菲隆更会亲近人，可是它似乎只亲近爸爸。巴特曾试图讨好它，但它却置之不理。而现在这两只一直冲他摇尾巴的狗，巴特除了早晚端来食物时看它们一眼，平时根本懒得搭理它们。巴特越看它们越觉得烦，于是将它们赶回了围场，头也不回地向前走去，边走边想着，真是两只糟糕的家伙。

爸爸曾经告诉过他，在他两岁时，萨菲隆也还是个很小的狗娃娃，有一次，他无意间弄伤了那个小东西，从此它就再也不信任他，也不亲近他了，猎狗往往都是这样。

巴特绕着栅屋走了一圈，然后向南走去，那里有条可以穿过黑森林的近路。他很希望有一只自己的宠物，就像麦卡洛婆婆养的那只狗——一只很小的会玩儿把戏的卷毛狗。每当麦卡洛婆婆笑得合不拢嘴时，那只小狗就会摇着尾巴跳上她的围裙，去舔她的脸，那时候麦卡洛婆婆就会笑得更开心。他希望自己的宠物也能和自己很亲近，就像萨菲隆对爸爸那样。

想着想着，巴特已经折入那条砂石路向东跑去，从这里到银谷也就两公里，他喜欢这段时间，他甚至觉得可以这样一直跑下去。渐渐地，他放慢了脚步，并不是累了，而是想延长在路上的时间。现在的时光太美好了，他喜欢这种惬意的感觉。现在他已经走出了郁郁葱葱的松林，道路的两边满是细细的沙松^①，细到可以直接当柴火用。沿着这条被沙松紧紧夹着的小路，巴特爬上了一座斜坡，停在坡顶。四月的天空，好像嵌入了由苍松和黄色的沙地组成的画框中，那么蓝，比巴特身上穿的蓝色土布衬衣还要蓝。天空中一些小云彩，就像散落在地上的一小团一小团的棉花。巴特仰望着天空，阳光隐没了一会儿，那些洁白的棉花忽然变成了灰色。

“黄昏前要下毛毛雨了。”他寻思着。于是他起身下山，下坡路使他不由自主地跑起来。他极力控制自己的速度，让脚步尽可能放慢。他来到通往银谷的小路上，路边盛开着

^①沙松是松树的一种。树皮平滑，松叶对称，松果成纺锤状，产于美国佛罗里达州及阿拉巴马州沿海一带。

各种各样美丽的花，沥青花、链木丛与火莓子到处都是。他悠闲地走着，欣赏着每一棵树木、每一丛灌木、每一朵花。巴特来到那棵他曾经在上面刻了野猫脸的木兰树跟前，抚摸着树干，有木兰生长的地方就一定有水，他有些疑惑，为什么同样的泥土和雨水，长出来的树却不一样呢？为什么丛林里生长着瘦瘠的松树，可是水源旁却长着高大的木兰树呢？不管什么地方的狗，总是一样的，牛、马、羊和其他的动物也是，为什么树就不是呢？

这到底是为什么呢？他使劲想着，最后他得出了结论——它们生长在地上，不能移动，而且只能吃土里的东西。嗯，一定是这样，他为自己总结的答案沾沾自喜。

路东面的山坡突然倾斜下去，像是有人用刀砍过一样，陡然陷落了大约二十尺，直通向泉边。望着坡上密密生长着的木兰树、月桂、香胶树，还有灰色树皮的槐树，一股巨大的欢悦攫住了巴特，于是他沿着小路快活地走着，一边哼着小曲儿，一边感叹这可爱的地方。

一股清澈的泉水不知从什么地方冒了出来，噗噗地吐着泡。那长满树的翠绿坡岸，如一只温柔的手轻轻捧着这泓泉水，并在水升起的沙地上形成一个漩涡，一些细细的很干净的沙子在漩涡里打着转。越过泉岸便是泉水的主源，它在白色的石灰岩中冲开一条通道，然后急急地冲下山岗，奔向远方。这水源与乔治湖相连，而乔治湖又是圣约翰河的一部分。圣约翰河一直向北流入大海。大海的源头就在眼前，这多让人兴奋啊，或许有人说，大海的源头不止这一个。但是，眼前的这个源头却只属于巴特，除了一些饥渴的鸟兽会到这里来找水之外，再没有其他的人会来这里，这怎么能不让他高兴呢。

一阵游荡使他感到浑身发热，但山谷里依旧清凉。巴特卷起蓝布斜纹的裤腿，抬起脚丫，小心翼翼地走进了泓泉水。他的脚已经陷入沙子中，一些沙子穿过脚趾缝，涌到了脚面上。泉水很凉，一接触到皮肤，就像被灼烧似的。泉水从他小腿边流过，发出淙淙的声响，他觉得通体舒畅。巴特索性在泉水中走动起来，他喜欢被水冲击身体的感觉。他试着将脚趾伸到那些他可以碰到的石头下面。忽然，他看见一群柳条鱼在他的眼前一闪，游向了更宽阔的地方。巴特穿行在浅水里追逐它们，突然他眼前一花，鱼儿消失了。此时他看到一棵老榲树，树根大部分裸露在外，那里有个深潭，他想那群鱼或许会在深潭附近出现，于是他蹲到了老树下面。过了好一会儿，巴特并没有看到期望中的柳条鱼，只看到一只浑身沾满泥巴的青蛙从泥浆里挣扎着爬出来。青蛙显然没料到会有人盯着它，它用两只圆鼓鼓的大眼睛瞪着巴特，忽然全身颤抖起来，“扑通”一声跳回潭水中，这情景惹得巴特哈哈大笑起来。

“喂，青蛙先生，我不是浣熊，我不会来抓你的！”他冲着泥潭喊道。虽然他知道青蛙听不懂他说话，可他就想这么做。一阵微风吹开了他头上帷幕一般的枝叶，阳光洒在他的头上和肩上，那种感觉很怪——脚是冰的，可头上却被太阳照得暖洋洋，非常舒服。不一会儿，风停了，枝叶重新合上，阳光没有了。他走到对岸，一棵矮矮

的扇棕榈树的叶子划了他一下，这提醒了巴特——他还装着一把小刀，从去年圣诞节起，他便计划着制作一架小水车。

他从未做过水车，倒是麦卡洛婆婆的儿子保罗每次从海外归来，总会为巴特做上一架。巴特回忆着保罗造水车的过程，动手操作起来。他皱着眉，竭力想着能使水车转动的确切角度，然后他割下两根枝丫，把它们削成一对同样大小的Y形支架。他记得保罗制作的那根又光又滑的轮轴很有讲究。巴特环视四周，发现溪岸的半坡上有一株野樱桃树，他爬了上去，选了一根光滑的枝条，又选了一张棕榈树叶，并从中间割出一对宽一寸、长四寸的长条。他在每个长条中间开了一道纵向的缝，使它的宽度刚好能让樱桃枝插入。棕榈叶的小长条之间必须保持一定的角度，就像风车的扇叶一样。他小心地调整好角度，之后将那对Y形的枝丫分开，使它们和樱桃枝轮轴一般宽。最后他将做好的小水车深深地插到小溪的沙地里。

虽说水不深，但水流很急。由棕榈树叶子制成的小水车，必须刚好触及水面才能转起来。他一遍又一遍调整着水车的高度，直到满意为止。随后他把两个带有叶片的樱桃树枝轮轴放到丫叉上，但它不动，巴特以为要失败了，他急忙用手拨动了一下，轮轴开始转动了，水流推动着棕榈叶向前滚动，当第一片叶子离开水面时，第二片叶子顺势接触到溪流。那小小的轮叶上来又下去，带动着整个轮子转个不停，小水车开始工作了，就像林思镇上那台带动磨玉米机的大水车一般，呼啦啦地转动起来。

巴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自己做的第一架水车成功了。他趴在溪畔芦苇丛生的沙滩上，欣赏着自己的杰作。小水车转了一圈又一圈，翻上来，落下去，翻上来，又落下去。巴特看得简直着了迷，泉水源源不断地从沙地里涌上来。要么落下的树叶阻塞了轮片，要么有调皮的鸟儿或是其他动物破坏了小水车，否则的话，它会一直转下去，等他到了爸爸这个年纪，这架小水车还是会转下去。它有什么理由不转呢？

巴特挪开一个顶着他肋骨的尖石块，在沙地上刨了刚好能容纳他的肩和臀的坑，他侧身躺下，把胳膊枕在脑袋下。阳光照射下来，落在他的身上，就像盖了一床被子那样温暖。他懒洋洋地躺在阳光下的细沙里，望着那架小水车，水车的叶片不断地升起、落下，他的眼睛也跟着水车转动，银色的水珠从轮叶上飞溅开来，就像流星的尾巴，水发出像小猫正在舔食的声音，一只青蛙呱呱地唱了一阵，不知是不是被巴特吓跑的那只，后来青蛙也沉默了。一时间，巴特觉得自己进入了一个很静很美的小世界，他陶醉在这种感觉里，睡着了。

巴特醒来时，以为自己不在溪旁，而在另一个世界，恍惚中，他还以为在做梦。



等他真正清醒时，他发现自己还在溪边，水车还在转动，只是太阳不见了，周围的光与影也消失了。他环顾四周，整个世界变成了灰蒙蒙的一片。他觉得自己此刻正躺在一片雨雾里，这雨雾使他的皮肤发痒，但并没有打湿他，相反他觉得很舒服，他翻了个身，面朝天空，沉思起来。

如他所想，下雨了，但他还是静静躺在原地，体会着雨丝打在身上的感觉，仿佛一株植物正在享受雨的滋润。渐渐地，他的脸湿了，衬衫也湿透了，于是他从沙窝里站了起来。这时他看到沙地上有鹿的足迹，从东岸一直延伸到了水边，那是尖而小巧的母鹿的足迹，或许她的肚子里还有小宝宝呢。巴特想，那只鹿一定是在他睡着时来过，它渴了，来找水喝，刚开始鹿没有发现他，后来闻到了他的气味，鹿受惊了，在地上打转，因此沙地上留下了它拖蹄行走的混乱的痕迹。巴特观察着对岸的足迹，发现后面有好多长长的遭到践踏的条纹，也许，鹿还没来得及喝水就发现了它，飞快地逃跑了。希望它现在不是太渴，也不会钻到树丛中，瞪着它那双美丽的大眼睛，看着傻傻地站在这里的他。

巴特向四周望去，寻找其他动物的足迹。他发现只有只松鼠曾经在溪岸边蹿下跳，这些家伙通常都很大胆。他还看到一只棕熊的足迹，但他不知道那个庞然大物何时来过，只有爸爸能告诉巴特那家伙到来的确切时间，巴特现在只能确信那只母鹿来过，并且被吓跑了。他又回到小水车旁，水车仍在旋转，棕榈叶制成的叶轮虽看起来很脆弱，却依旧散发着自己的力量，它们被雨雾打湿了，闪闪发亮。

巴特望了望灰蒙蒙的天空，无法判断出现在的时间。他上了西岸，在那片开阔的空地上，生长着大片的冬青。巴特站在那里，不知道自己究竟要不要离开。正当他为自己去留的问题烦恼时，雨停了。一阵微风从西南边吹来，吹散了天边灰色的云。太阳重新露出笑脸。在阳光的照射下，原来灰色的云堆积在一起，形成一个巨大的白色羽毛垫。一道七彩的桥梁横跨东方，那样可爱，那样绚丽。巴特欣喜地看着这奇妙而美丽的景色，其他一切都不重要了，只要看着它，就心花怒放。大地苍翠，碧空如洗，周围的一切都被雨后的夕阳染成金黄，所有的树木、青草和花瓣上的露珠，在阳光的照射下都闪闪发光，仿佛世界上最珍贵的宝石。

喜悦充斥在他的心中，让他觉得不可抗拒。他不知道该怎么表达自己内心的感觉，于是张开双臂，就像鸟儿展翅一样，在地上旋转起来，越转越快，越转越快，直到心中那股狂喜的热流转成漩涡，感觉自己快要爆炸的时候，他停了下来，一阵眩晕袭来，他直直地向地上倒去，草丛接住了他，大地也在旋转，带着巴特一起转，睁开

眼睛，天空也在旋转。天空、树木、男孩、大地，此时此刻交织成一体。过了好一会儿，旋转停止了，巴特也清醒了。他站起身，虽然头重脚轻，内心却非常快活。他坚信，这四月里的一天，就像一个普通的日子一样，还会再次降临。

忽然，他意识到自己该回家了，于是转过身，朝家的方向飞奔。他呼吸着松林中湿润芳香的空气，原本软绵绵的沙地，已在雨水的作用下变得很结实。归途是如此顺畅，当环绕着巴克斯特里地的那片红松出现在巴特眼前时，太阳已经快落山了。那一片红松在西方红色天空的衬托下，黑漆漆地耸立着。他听到了鸡群发出的咯咯声，知道它们是在为食物争吵。他来到垦地，被雨水冲刷过的灰色围栅黑得发亮。浓浓的炊烟已从自家茅屋的烟囱上升起。他想，或许妈妈早已准备好晚餐，或许烤炉里的面包正散发着香气。他希望爸爸还没有回来，因为他知道，当爸爸不在家的时候，自己最好不要出去，如果妈妈发现柴火不够用，又找不到人，她一定非常生气，就连爸爸也会摇着头说：“这孩子……”这时，他听到了萨菲隆的叫声，他知道爸爸已经先他一步到家了。

垦地里充满了欢乐的喧闹声。老马在嘶叫，小牛犊在哞哞叫唤，母牛在一旁应和着，时不时还舔舔它。鸡群咯咯地叫着，用尖尖的爪子刨着地。有一只鸡找到了小虫子，其他的鸡都跑过来哄抢，于是一场追逐开始了。几只狗也为刚饱餐一顿而发出满意的叫声，吃饱后的感觉是多么惬意啊。在冬季快要结束时，家畜们都殷切地等着盼着，希望能有充足的食物。现在好了，春天来了，牧场绿了，新长出来的牧草肥美多汁，不止马和牛喜欢吃，连刚出壳的小鸡都喜欢去啄食牧草的嫩尖。狗儿们在黄昏之前逮到了一窝小兔子，大吃一顿，对巴特给它们的残羹剩骨已经没兴趣了，只是懒懒地躺在一边。巴特看见老萨菲隆躺在货车下，显然它跑了很远的路，已经筋疲力竭了。

巴特推开尖顶板条钉成的前栅栏门，看到爸爸贝尼·布朗站在木柴堆旁，身上穿着一件黑呢子的外套（那是和妈妈结婚时穿的礼服）。现在，他只在去教堂或外出做交易的时候穿它，那样显得体面些。外套的袖子已经很短了，并非因为他长个了，而是经过长时间的反复洗涤和熨烫，已经缩水了。

巴特看见爸爸抱着木柴，那本来该是巴特的工作。

“爸爸，我来吧！”巴特冲过去，对爸爸说。希望用殷勤来掩饰他跑出去一下午的事实。

“我以为你走丢了，孩子！”爸爸看着他，慈爱地说。巴特望着爸爸，发现他没有一点儿不悦的神色。

“我到银谷去了，爸爸！”他老实地回答。

“这时候去那儿是很不错。”爸爸说，“话说回来，这个季节去哪儿都不错，你为什么要去那么远的地方呢？”

是啊，当初为什么会选择去那么远的地方呢？现在让巴特想为什么会到银谷去，实在有些困难，这仿佛已经是一年前的事情了，他不得不从自己放下锄头的那一刻想起。

“哦，我想起来了，我是要追着蜜蜂去找它们的巢。”皱着眉头想了好一会儿，巴特才想起自己为什么要到银谷去了。

“那么，你找到了吗？”爸爸问。

巴特看着爸爸，有些不好意思地说：“我忘了这回事，现在才想起来。”

爸爸那双淡蓝色的眼睛泛出了笑意，说：“巴特，找蜂巢恐怕是你去游荡的借口吧？”

巴特不禁咧嘴笑了。

“去游荡的念头，”巴特说，“我在想去找蜜蜂窝之前就已经有了……”

“我猜对了。你知道我为什么会猜到吗？在我去葛拉汉姆斯维尔的时候，看着那么漂亮的景色，当时我就在想，巴特现在一定在锄地，可是他能锄多久呢，一定坚持不了多长时间。如果我是个孩子，这么美的景色不出去转转真是太可惜了，况且锄地也没什么意思。我会随便找个地方，一直逛到天黑！”

巴特感到一阵温暖，并不是因为夕阳，而是因为爸爸的理解。

巴特冲着爸爸点了点头，说道：“爸爸，您太厉害了，我就是这样想的。”

“不过你妈妈……”爸爸朝着屋子摆了一下头，“大多数女人都不赞成男人出去闲逛，可是她们不知道，男人是多么爱逛啊……我是永远不会泄露你离开过这儿的，妈妈问：‘巴特去哪儿了？’我跟她说：‘可能在附近的什么地方吧。’”说完爸爸冲着巴特眨了眨眼睛，“现在，把这一大捆木柴送到妈妈那儿去。”

巴特接过木柴，也向爸爸眨眨眼睛，然后抱起一大捆木柴急急忙忙地给妈妈送了过去。刚进屋就闻到一阵扑鼻的香味，妈妈正在灶前忙碌。

“妈妈，这是甜薯酥饼吗？”闲逛了半天的巴特在闻到食物的香味后饥饿难耐，他有些迫不及待地问妈妈。

“当然是甜薯酥饼喽。你这个小狗鼻子够灵的。你们这两个家伙在外面晃荡够了，估计都饿坏了。晚餐已经烧好，过一会儿就开饭。”

“好嘞，我去叫爸爸！”巴特将手里抱着的木柴呼的一下丢进木柴箱，急匆匆地

冲向牲畜栏，爸爸正在给母牛屈列克赛挤奶。

“妈妈说，让您赶快把手头的事情做完，我们要开饭了。”巴特冲着爸爸嚷嚷道：“喂喂咱家的老马吗？”

“不用！我刚刚喂过了。”爸爸从小凳子上站起来，“把牛奶带进去，可别像昨天那样毛手毛脚的，把牛奶都洒了。老实点，屈列克赛……”

他离开母牛，走到牛栏里，那儿拴着一头小牛。

“上这儿来，屈列克赛。”他呼唤着母牛，“快点儿，到这儿来。”

母牛在他的召唤下跑到小牛的身边。

爸爸抚摸完它们娘俩，然后跟巴特一起到屋子里去了。他们轮流洗了洗手，用挂在厨房门外的毛巾将手擦干净。此时妈妈已经坐到餐桌前，给他们摆好碗筷，等着他们开饭，她那庞大的身躯占满了长条桌的一端，巴特和爸爸分别在她的两旁坐下来，父子俩都觉得，她高踞主位是理所当然的。

“今天你们都饿坏了吧？”她问。

“我能够吃下一大桶肉和一蒲式耳^①烙饼。”巴特大声地说道。

“这比较像你说的话。瞧瞧你那眼睛，瞪得比你的肚子还大。”

“要是我也能多学点儿知识，我也会像巴特一样说的。”爸爸说，“每次我外出回来都饿得发慌。”

“那是因为你外面灌够了酒。”妈妈反驳道。

“才不是呢，今天我可只喝了一点儿。是汤姆请的客。”

“这不是正好，你不会因为喝的太多伤身体。”妈妈说。

这时候，巴特可没时间理会父母之间的争论，他饿坏了，从小到大，他还未如此饥饿过。除了他眼前的盘子和盘子里的食物，他无视一切。今天的晚餐格外丰盛，有菜包咸肉丁、土豆洋葱烧沙蟹（是昨天巴特发现的，当时它还在爬呢），桔子味儿软饼，还有妈妈胳膊肘边的他最喜欢的甜薯酥饼。经过一个食物匮乏的冬季，巴特一家已经很久没有吃得这么好了。今天这顿丰盛的晚餐，对于已经饿坏了的巴特来说，无异是天底下最美味的食物。可现在巴特遇到了一个苦恼的问题，因为他想吃更多的软饼和沙蟹肉。但是经验告诉他，如果他再继续吃下去，他就没胃口装甜薯酥饼了，他

^①是一个计量单位。好像我国旧时的斗、升等计量容器。在美国，一蒲式耳相当于35.238升（公制）。

为此苦恼。

“妈妈，我现在能吃酥饼吗？”纠结了一段时间后，巴特问妈妈。

妈妈没有回答，挪了挪她那庞大的身躯，熟练地切了一大块酥饼放到了巴特的盘子中。

“谢谢妈妈！”巴特只说了这么一句，就立刻埋头与酥饼做斗争去了。

“做这个饼，花费了我多大的功夫啊，可你呢，没多一会儿就把它糟蹋了。”妈妈抱怨着。

“我知道我吃得很快，因为妈妈做的太好吃了。”巴特说，“放心妈妈，我会一直记得它的。”

晚饭在愉快的气氛中结束了，巴特的肚子撑得鼓鼓的，连平时吃的比猫还少的爸爸，今天也多吃了一盘子食物。

“感谢上帝，我的肚子快被撑破了。”爸爸摸着肚子满足地说。

“谁愿意帮我点一只蜡烛，好让我赶快把餐具洗完，也好有时间享享清福。”妈妈说。

巴特起身帮妈妈点燃了一根蜡烛，当他拿着蜡烛经过窗户时，看到空中挂着一轮满月，照得大地一片清明。

“放着这么明亮的月光不用，要点蜡烛，是不是有些浪费？”爸爸说，“满月照得多亮啊。”说完他走到窗边，父子俩欣赏起那一轮朗月。

“孩子，看到月亮，你没有想起什么吗？”爸爸问，“还记得我们当初说过，在四月满月时要做什么吗？”

“我们要做什么呢？爸爸！我想不起来了！”

巴特还是个孩子，对季节的变换本来就不太在意，或许等他到了爸爸的那个年纪，他就能记得很清楚了。

“难道你忘了我告诉过你的事吗？”爸爸问，“我一定告诉过你的，巴特。你难道不记得我跟你说过，四月满月的时候是熊出没的时候吗？”

“我记住了！”巴特大叫起来，“您说过，熊出来时，我们就逮住它。我想起来了，爸爸！”

“对了，就是这件事。”

“我记得，您曾经告诉过我，我们只要找到熊的足迹交错的地方，就能发现它的窝，然后就会找到四月里出来的这头熊。”

“是啊，它可是肥的很呢。经过一个月的冬眠，现在它肯定长得更胖了，肉也一定更加鲜美。”

“那么，趁现在，它还没有完全清醒时，我们更容易捉住它吧？”巴特问。

“正是这样。”爸爸摸了摸巴特的脑袋笑着回答。

“那我们什么时候去呢？”

“等锄完地，我们发现了熊的足迹就去。”

“那我们要用什么方法逮住它呢？它的个子可不小呢！”

“我们最好还是先上银谷那几个泉眼去，看它有没有出来喝水。”爸爸说。

“我知道，今天有一只很大的母鹿在那儿喝水。可是后来被吓跑了。”他说，“当时我睡着了，什么也不知道。还有爸爸，我给自己做了一架小水车，它转得可好呢！”

突然，巴特发现妈妈洗碗的叮当声停止了。

“好啊，你这个狡猾的小无赖，你居然偷溜出去了！”妈妈说，“今天是我第一次发现你偷溜出去，我不知道的究竟还有多少次呢？”

巴特哈哈大笑起来。

“妈妈，我发誓，只有这一次，我就骗了您这一次。”

“你骗了我，我居然还在火炉前辛辛苦苦给你做甜薯酥饼？”

但巴特看得出来，妈妈并没有真正发怒。

“妈妈，您别生气了！我知道错了。您就当我是条什么都不会干，只知道吃的小害虫吧！”他对妈妈撒娇道。

“你说这话只会让我更生气。”妈妈说。

但是巴特发现妈妈的嘴角已经有点咧开了，她在控制着不让自己笑。

“妈妈。想笑您就笑吧！总忍着会很难受的。您笑出来就不会生气了。”巴特说着便冲到妈妈的背后，为她解开围裙，巴特的手一松，围裙落到了地上。她迅速转过她那肥胖的身躯，举起手来去打他的耳光。可这耳光打在脸上轻飘飘的，一点儿力度也没有，妈妈只是跟他闹着玩儿。巴特又兴奋起来，一种跟下午一样的兴奋感再一次攫住了他，他又开始旋转起来，就像在草丛中一样。

“你要把盘子扔到地上去呀，”妈妈说，“那你就真的要倒霉了。”

“妈妈，我控制不住自己，我晕了。”巴特说。

“我看你是发昏了吧。”

的确，四月使巴特发昏，春天使他晕眩。他就像一个醉酒的人，他的头脑在太阳、空气和灰蒙蒙的细雨酿成的美酒中飘浮。小水车使他沉醉，还有那头他没有见过面的母鹿，爸爸替他隐瞒游荡的事情，妈妈给他做的甜薯酥饼以及知道被骗以后和他的打闹嬉笑，这一切都使他沉醉。他被屋子里温暖的烛光和窗外温柔的月光迷惑了。他想着老脚趾，那头又大又黑的老熊，比强盗还凶恶，还断了一根脚趾。它正用两条粗壮的腿从自己冬眠的窝中站起来，站在森林中，一边呼吸着新鲜的空气一边欣赏着美好的月夜，就像他现在正在做的一样。巴特觉得自己生病了，他爬上床，却久久无法入睡。

这一天的狂欢，在他的心灵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。因此，他以后的日子，每逢四月，大地一片嫩绿，春雨的香味还没有散去的时候，沉睡的往事就会突然苏醒，令他心灵悸动。一件记忆模糊的儿时小事，都会引发他的思乡之情。一只夜鹰^①在明亮的月夜叫唤着飞了过去。

^①夜鹰又名蚊母鸟，白天多停栖在树上，羽色与树皮非常相似，俗称贴树皮，是一种昼伏夜出、以蚊子等害虫为食的益鸟。